



我的大姐

安徽淮北 姚中华

入冬,总期盼着一场雪。民间有一种说法,雪能清除感冒之类的病菌,似乎一场雪就会给世间万物带来一次免费的清洗和消毒。这个冬天人们担忧的不是感冒,而是一种叫奥密克戎的病毒。远在家乡农村的大姐也“阳”了,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大姐六十好几,又有多年基础病,是最脆弱的人群。打电话问候,大姐心情倒是比较开朗,反而安慰我说,不用担心,该来的总会来,该走的终会走。

大姐生活在农村,辍学早,从小受苦,中年受累,像河流中一株任由流水推来搡去的水草,一辈子被生活裹挟。小时候听母亲说,大姐的命是捡来的。

有一天晚上,父亲回到家中,母亲对父亲说,霞丫头(大姐的乳名)可能不行了。父亲急忙来到大姐面前,见大姐蜷缩着身体躺在一堆破旧的棉絮上,身体软软的像一把没有筋骨的稻草,一动不动。父亲把手放在大姐的鼻子上,发觉还有一丝微弱的鼻息,忙让母亲看护好她,然后头也不回冲向黑夜之中。

父亲是取救命的稻米。原来,父亲白天与生产队长一起交公粮,走的水路,父亲知道大姐几天没进一粒米,随时都有饿死的危险,于是多了一个

心眼。当船行到一处河岸处,他悄悄脱下褂子,包了两斤稻谷,然后塞进河边水草中。黑暗中,父亲凭着记忆找到了水草里藏匿着的稻谷,像宝一样拿回家中。母亲用两片石块,将稻谷碾出来,然后熬了一碗米汤。

也许是饿得太久,刚开始,大姐不知道张嘴,喂不进米汤,尝试好久,终于慢慢小口下咽。几口米汤下肚,大姐发出微弱的哭声。

环境最能磨砺农村孩子的秉性,大姐早早就懂得帮助父母分担生活中的一份艰辛。我和弟弟、妹妹出生后,大姐已经是家庭一个重要的帮手,每天除了割草、放牛,还要照看弟妹。

家中门前屋后都是水塘,大姐最担心我和弟弟玩水。为了抵制大姐对我们的管束,有一次,趁她不注意,我和弟

弟悄悄躲进了村庄后面的棉花地里,任她怎么呼喊、寻找就是不出来。大姐惊恐的呼叫声惊动了母亲。母亲也吓得声音都变了调,一边责骂大姐,一边跑到门前水塘边寻找。我和弟弟觉得恶作剧有些过分,从棉花地里钻了出来。虽然我和弟弟安然无恙,大姐终究还是没有逃过母亲的一顿责骂。

大姐出嫁那年,不到二十岁,姐夫是忠厚老实之人,庄稼地里一把好手。原本以为大姐从此会过上安稳顺当的日子,然而,日子却没有想象的那样顺心。大姐一直盼望着有一个男孩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对农村人而言,家中没有男孩,不仅是一件被人瞧不起的事情,地里农活犁田打坝,都是男丁干的体力活,没有男丁也是现实的困境。然而,事与愿违,老天却给她接连送来三个女孩。大姐偷偷流下失望的泪水,心中却仍然不甘心。

大姐一辈子心负内疚,难以释怀的事,就是偷生下第四个孩子。那一年冬天,当大姐得知第四个孩子又是女娃时,彻底绝望了。这个孩子被“送”走,外人看来风平浪静,大姐心中从此背上了一只沉重的枷锁,常常在半夜中哭醒,想着襁褓中的骨肉,便心如刀绞,以泪洗面依然觉得难以赎罪。

五十岁那年,姐夫突然患病,不到一年又离开了她。生活给人多少磨难,似乎也给人多少顽强。姐夫去世后,大姐独自拉扯着三个女儿,把她们一个个培养成人。女儿们承袭了她的秉性,从小就乖巧懂事,对她孝敬有加,让她在步入人生的后半生,终于过上了较为平稳安静的生活。

三年疫情,大姐所在的村庄尽管几次被管控,但都有惊无险,这次她却不幸“中标”。值得庆幸的是,这一波病毒已经没有当初凶险,大姐也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,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去面对。我在心中祈祷,多灾多难的大姐,这一次能逢凶化吉。阳光再好,也会在大地上留下一些影子。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遗憾,甚至是不幸的事情,如同这个冬天迟迟不下一场雪。好在隆冬已至,春天就在不远处等着我们。



腊月炉火

陕西西安 秦延安

临近腊月,天空飘起了一场雪。那雪纷纷扬扬,让冬天的味道一下子变得浓厚起来。母亲将搁置在楼道里的炉子搬到院里,用笤帚扫去灰尘,拿起麦秸点火,然后放入玉米芯,等火烧旺了,然后放入两块钢炭,不一会,便炉火旺盛。让清冷的冬日一下子变得温暖起来。虽然一入冬,我就让母亲搭上火炉,但母亲总是说,还没进入数九寒天,不是特冷。我知道,不是天气不冷,而是母亲心疼煤钱。虽然我们早早地就把取暖的煤给买下了,但母亲仍舍不得烧,直到入了腊月,进入了三九,那火炉才正大光明地在客厅里燃烧起来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到冬天,经济富裕的人家都会烧个蜂窝煤炉子,或者弄个炭火盆,于是那凄冷的屋子便变得温热起来,这让母亲很是眼馋。特别是春节里,如果能烧上蜂窝煤炉子,不仅能烧火做饭,还能让来的客人烤火,这是一件很体面的事。没有炉火,屋子里冰冷冷的,直到烧锅做饭,屋子里才有了烟火气息。烧的大多是玉米秆,一阵浓烟后便火灭了,需不停地添柴禾。那长长的火舌从锅灶下已经伸到外面,而它的另一端却顺着锅灶后的炕洞钻了进去。原以为那是浅浅的坑道,却不想里面又黑又深。它们攀爬了许久,才找到出口。没想到,刚一探头,便被西北风撕烂了身子。就在那前赴后继的攀爬中,炕头温热了。于是,闲来无事的人们,除了吃饭上厕所,便整天围坐在炕头。若嫌灶火的温度不够,那就给炕洞里喂上一笼柴禾,于是,漫长的寒夜便更加温暖了。

第一次烤炉火,是在工作的南方小城。每一年冬天,办公室里都会架起蜂窝煤炉子取暖。我们照管不好炉子,动不动就会灭火,日久天长,负责照料炉火便成了老王的职

责。老王是位退伍军人,虽然在单位干的工作就是收发报纸,送阅文件,修理水电等杂务,但他却事无巨细,非常认真,从没出现差错。每一年入冬,老王就会生起炉火。每一下班前,他会加好煤封好炉子。第二天早早地就赶到单位,拨开炉子烧好水,待到大家上班时,办公室暖融融的,让人特别舒适。

我也曾在许多地方看到有人用空调取暖,或者是围着电炉子,但这些都无火苗的设施,终没有炉火来得旺盛,来得生动立体有味。日子就像炉火般,总会越烧越旺的。母亲先用上了蜂窝煤炉子,还没烧几年,就又换成了现在的钢炭炉子。钢炭炉子空间大,让火苗有了足够施展的舞台,那跳跃的火苗慢悠悠地舔舐着一块块黑色的煤炭,仿佛嚼着难以下咽的苦干菜。那火总是缓缓的,不急不躁,慢悠悠,让腊月沉寂的日子变得光亮起来。我知道,年越来越近了。



被怼之后

安徽合肥 莫欣

居家避疫,晒太阳读先秦史。

秦国的第九位国君秦穆公时,秦国西边的绵诸国使者来访,穆公大喜,因为西戎部落彪悍,他们游牧民族,骑马射箭,快如风疾如电,屡屡犯边,穆公头痛不已,使者来了,他亲自接待。为了震慑来访者,就竭力炫耀秦国的富有和奢华,引导使者参观自己巍峨华丽的宫殿,又展示宫中价值连城的珠宝。令穆公没料到的是,这位使者看了以后却故作不解地发问:国君如此奢侈搜括民脂民膏,怎么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呢?把穆公怼得无地自容,先前的好心情尽失,但他没有怪罪这位使者出言不逊,也没有辩驳,而是感觉这位使者的非凡,马上改变了态度,向他请教治国之道。而这位使者也确实不是不通教化的戎人,他本是晋国开国国君唐叔虞的十五世孙,论起来还是周武王的后代,因当初晋国内乱他逃离中原远避到西戎荒凉之地的。由于他饱读诗书,深谙中原礼乐文化,受到绵诸国首领的重用。

使者见穆公发问,便侃侃而谈,从尧帝说到夏商,归纳一句话:自古以来君主都是以简朴得国,而以奢侈失国。穆公认真听,边听边思考:既然简朴可以得国,奢侈可以失国,那么,何不让绵诸国首领奢侈起来,不就离失国不远了吗。穆公又转而与臣下商议,要把这个使者留住,让绵诸国首领的生活越来越奢靡,到时候绵诸国内出现混乱就能打败西戎了。一位臣下献策:绵诸国荒凉简陋,他们从没听过美女婉转的歌喉,更没见过美女曼妙的舞姿,我们不妨将使者扣押在秦国,并向绵诸王赠送美女,让绵诸王沉迷于酒色,我们再去进攻。穆公派这个臣下精心挑选了16名能歌善舞的美女送往绵诸王。

绵诸国本是个游牧民族,逐水草而居,放牧牲畜,而自从国王得到这16个美女后,果然懈怠国政,沉迷酒色,再也不愿去受那迁徙劳

顿之苦了,部落的牛羊不到一年就死去一半,绵诸国逐渐衰落下去。于是穆公开始发兵讨伐西戎,首先灭了绵诸国,又兼并了其余几十个西戎小国,向西开辟了数千里地,秦穆公终成为了西戎霸主。

穆公被怼之后,不计较使者的不知轻重的批评,而是巧妙地将计就计,整垮了敌国。无独有偶,四百年后战国时候的嬴政筹划东扩时,韩国无力抵御秦国的入侵,想了个“耗秦”之计,派了个间谍叫郑国的水工,到秦国鼓吹修筑沟通渭洛两河的水渠,让秦国把国力消耗在基础设施建设上。水渠修到一半时,郑国的身份暴露,但在听了郑国的陈述后,嬴政继承了祖先穆公的优良基因,不仅没有把郑国下狱,反而是将计就计,重用郑国,加大投入,全力支持修渠。渠通后关中沃野千里,秦国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,终于东出灭了六国,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。